

FRCS

芙蓉丛书

院长和他的疯子们

这是一部现代派小说集。所收作品在几年前还难引起激烈的争论和指责。作者是一个个性强烈、藐视传统、经常招致物议的作家。他主张反主题、反情节、反典型化和反使命感，近年来做了多方面的艺术探索。

徐晓鹤的《院长和他的疯子们》
展示的是荒诞的小市民人生世界里，
厚积着民族落后的文化因子。

——凌宇《重建文学的神话系统》



2 033 4243 6

院长和他的疯子们

徐晓鹤著

责任编辑 李一安
装帧设计 廖铁

● 湖南文艺出版社

院长和他的疯子们

徐晓鹤 著

责任编辑：李一安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*

1987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787×960 1/32 印张：10 插页：3 字数：157,000

印数：1—12,000

ISBN 7—5404—0104—4/I·88

统一书号：10456·261 定价：1.80元



Handwritten signature



我是个写小说的。以前不是。以前干过一些别的。有的干得不好，有的自己不想干了，有的是被人家干脆砸了饭碗。过后想想，大概我生来就只能去写小说。

我写小说是要挣口饭吃；吃了饭才好继续往下写。这是我生命的基本形式。因为不论我对这个世界怎样失望，总还得活下去。我为那些有勇气活下去的人写小说。

我自己也常找点小说看。那主要是为了睡觉睡得安稳。我还喜欢读一些古里古怪的书。记不清是哪本古怪的书这样写过：世界上能够忧伤的动物不少，但真正会笑的却只有人。

所以我只好一笑了之。

一九八六年底记于长沙

目 录

残 局	1
中河街	7
丁字湾	16
岁月悠悠	24
旅 途	42
野猪和人	72
老 狼	88
驯 鸟	102
人或红毛野人	115
清 明	123
老五号人家	131
院长和他的疯子们	145
宣传宝及其他	156

人物素描	169
船 票	186
诱 惑	210
竟是人間城廓（中篇）	247

徐晓鹤画像 张 延 作

残局

河边桥底下背阴的地方，有一副棋摊子。常年都只摆着那一式残局，从没见过守摊子的老汉换过新把戏。

“你这局棋，哪个先走？”

“你先走你先走。”老汉很谦虚地，拱一拱本来就弯的背。

“那你不输定了？”挑战者不知深浅，擅动一子，还掣出火柴来点烟。

老汉不慌不忙，伸出瘦棱棱的指头，将粗大油亮的棋子拈起来，搁在相应的棋格上。

不几步，那对手一定败下阵来。大半根香烟

还没抽完，却只得去衣口袋里寻出一张两角的票子，极不情愿地丢给老汉，半红着脸走开了。

老汉便就了这两角票子，在旁边热挑子上端一碗刚出锅的馄饨，特意还多拈两撮辣椒粉撒上，舒心意吃。竟不拿眼睛看围观的人。

有些不服气的，比方说几个下力的青年人在旁，见这光景着实可恼，手心痒痒难熬。七手八脚一顿乱嚷，欲置老汉于死地而后快。

“话讲在头里。几个人下，要输了，每人两角钱！”老汉镇定地嚼那馄饨。

“你快走快走！两角钱算什么？两块钱都出得！”很不耐烦。

却输得惨。老汉也不要他们多的，按人头收定价。青年人倒是爽快，只骂了几句：“好狡猾！”

一位在省里得过名次的棋手，打小城过身。听说桥底下摆了个谁也不曾破得的残局，便要去领教领教。

他先在一旁看了半晌。不搭话，动一粒棋子。老汉不假思索，信手拈来，虚与委蛇的样子。时而伸手去背上摩某个酸疼处。

未等将死，棋手就站起身，摸出两角钱走了，默默地。老汉也默默地。

老汉的名气，忽然大起来了。不光是桥底下，就是桥那边茶馆里，也有人将他和里根总统一起

来讨论。那位默默来去的棋手，说成是得过全国冠军的大师。好几次出国访问没有对手，却在桥底下，被那老汉砍翻了。说到此处，便要很响地喝一口茶。再数到小城有几个罕世之处。一是河西岸嘉庆年间砌的砖塔，二是北坡那几亩地里种的苋菜，三是桥底下摆棋摊老汉。这小城原本是大应该在世间占些地位的。

名气一大，谁都不敢去碰他的棋子。常常一天也端不到一碗热馄饨。想他并不愁生计，照旧每天大早摆下摊子，还生怕那些挑担卖菜的乡下人碰了他的棋盘。实在寂寞，就哼两句曲子。谁也分不清是哪门京腔昆曲黄梅调。自然他也不大讲究什么板眼。

“假如换一个边，你自己破得了么？”卖馄饨的与他搭讪。

老汉一笑，“实话讲把你听，我也破不了。”

“噫，那你这不是……混钱？”

“什么话！这多年，我一直等高手来破这残局。又没有强拖人家来下。”姜太公的架式。

“要是有人破了，你输他么子？”

“要是有人破了，”老汉一指坐在身下的铁盒，“这个盒子归他。”

“里面么子好东西？”

“你莫问。反正他没得亏吃。”

卖馄饨的便揩了两只油手，低头研究了好一阵棋势。到锅开了，才去顾生意，笑称：“你又不讲装么子东西……”

桥底下，早上卖包子，卖葱油粑粑；中午卖米粉，卖刮凉粉；晚上卖炸臭干子，卖葵花子。老汉不去凑热闹，只老实守着那摊棋，总共十七粒棋子。

“莫惹他，那怪老头！”吃刮凉粉的某，大概充过他的手下败将。

“那局鬼棋，他自己都破不了。”吃炸臭干子的某，愤愤蘸干净碟子里的辣酱。

棋摊子，自是无人问津了。

这天，一个憨实后生，在桥底下看热闹。无意中见棋老汉正在打瞌睡。有了兴趣，蹲在棋摊前低头默想。别人以为他也打瞌睡。

“喂，您……走棋。”

“你先走你先走。”老汉惊醒，拱背。

“我走了一步。”

老汉定睛一瞧，却是一着看似并无用处的闲棋。不好问，陪走。

尔来我往，摆弄了半个时辰。旁人只道那后生与老汉一并发痴，都不去喊醒他。也有好奇的，上前看名堂。见走得极慢，索然走开。

忽听老汉大嚷：“好，好，你赢了！你赢了！”

底，破了这残局！”仰天作笑。

众人愕然。既没看懂，又没听懂。

老汉抽出铁盒，用衣襟揩得干干净净，双手捧给那后生，“好，好，我输给你了。”

后生接过铁盒，莫名其妙。去揭，用火漆封死了的。

“莫揭莫揭，回屋再看。没得亏你吃。”老汉说罢，收拾了一十七粒棋子，径自走了。

第二天上午，那后生急匆匆赶来桥底下，却不见老汉和他的摊子。

“这盒子，我要还给他。一盘棋，受不得这么贵重的东西！”

“什么好东西？”人们围拢来。

后生捂住盖子，不好意思拿出来给大家看。向众人打听那老汉姓甚名谁，家住哪里。都说不晓得。

卖馄饨的偏着头一想，“吔，姓张？姓李？好象住在……都不对。天天见他的面，该是极熟的了。实在搞不清楚。”

“搞不清楚。”众人摇头散去，还拿眼打量那盒子。

后生叹口气，小心捧它走了。

自此，桥那边坐茶馆的人，数起小城的罕世之处，都只提嘉庆年间的砖塔和北坡地里的苋菜

了。说是那苋菜，曾被乾隆皇帝称道过，还御笔
题了一首诗赞它。只是一时难得寻到那首诗了。

1983年7月朝阳村

中河街

都说中河街，埋得有一坛金子。

因为年代久远，说不清哪个埋的了。好象是曾老太爷，又好象是毛和尚，又好象是马铁匠的父亲，还有说永和金号的。

曾老太爷有一个崽在外头当师长，从没回来过。一天晚上，几个马弁护送年轻的师长太太回中河街曾府住了一夜，第二天一早就走了。来的时候是三个大桶箱，去只抬了一个。还有两个呢？曾老太爷一口咬定不晓得。他平时既不坐轿子，也不穿毛皮绸缎，且拖了一根鼻涕在街上走，见人就笑。但人们坚持要喊他老太爷，因为他的崽

是师长。

他死在乡里了。

人们跑进曾府，拆了一个八仙桌及一个红漆大柜，没看见金子。后来挖地。把老槐树的根都挖脱了，还是没看见金子。老槐树至今仍斜歪在那堵墙上，再没发过芽。

毛和尚，是水府庙的和尚。

水府庙在中河街北头，资江和邵水的接口处。始建于明万历年间，屡毁屡修。如今新修有月牙门，九曲回廊，三层楼阁，敷以红檐绿瓦。凭栏远眺，江阔天高。但是戏台子没得了，水府爷爷的像也没得了。水府爷爷即河神。各地河神不一。这一个叫肖天任。明成祖时，三保太监郑和率船队下西洋，差一点覆舟于风浪，相传被肖搭救幸免。成祖封他为英佑侯，铸成铁像受人香火奉祀。极胖，肚子溜圆。每年四月初一，水府爷爷做生日，戏台子上就要演戏。钱是驾船的与各界人士捐的，归毛和尚收了，请戏班子。戏班子住在庙里，晚上粉墨登台。久的要演个把月，引得资邵两条河里驾来好多大细不等的木船，成片地泊在岸边。太阳未落，船妇们便在河里洗好菜淘好米，早早安顿老馆细崽吃过饭，一家家到庙门口伸长颈子看戏。有《打渔杀家》，有《红罗衫》。人们最喜欢听戏班里张琴师的琵琶。一位前清老秀

才题了一副对联，专道张琴师的好处：

妙手空空一弹秋水一弹月
余音袅袅半入江风半入云

所以戏台上的匾额书有“半入云”三字。如今还在，对联却失落了。民国七年的一天，戏台上正待演《捉放曹》，忽然张敬尧的“北佬”军与护法的“南佬”军打起了大仗。南佬杀北佬，在水府庙杀了二百余人。此后再没见过张琴师的妙手来弹秋水及明月。毛和尚与各界所捐巨款也不知了去向。听一个婆娘说，他在江那边北塔上坐化了。毛和尚虽说穿百衲衣，却不剃光头，不吃斋，只毛毛地算个和尚。不晓得何以竟也能够坐化。后来人们炸开水府爷爷铁铸的胖肚皮，还是没有找到金子。

马铁匠住在街南头，民生学堂的对面，背靠悠悠的邵水，距青龙桥不过三五十步。青龙桥始建于唐乾宁年间。木质，先叫关东桥。南宋赵昉曾在本城当州防御使，后一跃而登龙位，做皇帝凡四十年。遂改称青龙桥。桥上两边开有卖小吃的铺子，一逢赶集，十分闹热。有两只镇水铁犀蹲在石墩上，以壮声威。道光十八年大水，铁犀双双潜江而遁。一百三十年后才在数百米以外的

资江捞起一只来，缺去了角尖。马铁匠花一个月时间才补起那角。马铁匠的父亲是一个工程师，那新公路就是他设计修的。据说还要修一条什么公路，交给他一笔款子。不料日本人打来了，马工程师跟着难民逃奔他乡，再没见回来。人们把他屋后通河边的石级全部撬开过一遍，依然找不到金子。马铁匠除了鼻梁长得象工程师，其余毫无父风。袖子一捋，孔武有力。逃日本人那年他才四岁，埋金子的事依稀记得，又依稀记不得。只好特地打了一根长钢钎，跟众人撬石级撬得满头大汗。

日本人把中河街烧成一片废墟。街两边现存三层楼的木房，是光复以后才起的。开得有机米铺、当铺、盐庄、纸庄、棉布商号等等。从青龙桥进街，行不到二百步，即永和金号。民国三十五年，行政督察专员孙佐齐把金号田经理抓起来，硬说是共产党，索黄金二百两换命。又派人冲进金号，命店员各服“真言丸”十粒，言称吞食后即吐真话。谁知那是十粒安眠药。眼见得一个个倒也，话无论真假一概说不出来。遂撬开保险柜，将所存金饰四十余两悉数劫去。之后一架火，金号化为灰烬。此事闹得全国舆论大哗，最后仍不了了之。永和金号虽不称本城首富，毕竟资财雄厚，何以仅有金饰四十两存柜呢？人们把金号临河的